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1013期 |
2024年5月19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星期天夜光杯

吉狄马加 温柔的吟唱者

◆ 沈琦华



吉狄马加

诗人吉狄马加出生于彝族人家。他说，彝人的名字一般是父子连名，他的全名叫吉狄·略且·马加拉格。

吉狄马加在川西南大凉山的峡谷里出生和长大。吉狄马加说他在成为诗人之前，首先是一个彝族人。

作家李洱看到吉狄马加这样的诗句：“有人失落过身份，而我没有，我的名字叫吉狄马加，我

曾这样背诵过族谱，吉狄、吉姆、吉日、阿伙，瓦史、各各、木体、牛牛”，感觉犹如触电。

昨日起，“简约去繁，拙朴归一”——吉狄马加诗歌书法绘画展在上海朵云艺术馆举行。这次，吉狄马加不仅能让观众看到他的诗歌，更能看到他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诗书画，花甲之年的吉狄马加用各种艺术手法，温柔地吟唱，表达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

我写诗，是因为我的忧虑超过了我的欢乐。

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分清什么是善，什么又是恶。

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做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型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

——吉狄马加《一种声音》

在吉狄马加的诗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温度。过去，现在，未来。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认为吉狄马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是一位温柔的吟唱者”，追忆过去时，满怀怀恋；面对现实时，充满深情；想象未来时，饱含希望。

吉狄马加的内心是温柔的，正是这种温柔让他尊重故土、尊重个体、尊重万事万物；正是这种温柔令他对他家园的流失悲伤，对地球的过度开发担忧，对现代性对人性的吞噬愤懑。

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吉狄马加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为藏族人民在面对苦难与离别时的独特信仰而深深感动。地震过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吉狄马加走到玉树的嘉那嘛呢石经城。吉狄马加一直记得那个夜晚——

“天空群星灿烂，很远处好像有白塔在慢慢上升，群山好像慢慢变得透明，野外的牦牛都像水晶一样。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写一首《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献给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爱和生命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吉狄马加回到帐篷用两个小时写了初稿，第二天四点就起床，又用了三个小时把这首诗完成。

吉狄马加相信，“诗歌永远是黑暗中的火把，是为我们擦去眼泪和悲伤的那一双温柔的手。”

吉狄马加更是把这种温度带到了他的书法和绘画创作中。

对于书法，吉狄马加是有童子功的。吉狄马加少年时，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逐渐喜欢上书法。那位老师是名南下干部，他先是参加了刘邓大军，后来到了四川凉山。吉狄马加一直向他学习。

对于书法，吉狄马加力求做到“人书合一”，这样的作品观者才能“感同身受”。吉狄马加以苏东坡的《寒食帖》为例，书者彼时的心境，就在这寥寥几字中。“人书合一”的作品，观者可以在其中体味作者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

“此次展览的书法作品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我自已创作的诗句。它们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我对艺术的个人理解。我希望通过书法艺术，与公众或者书法爱好者实现精神上的沟通。之所以做这次诗歌书法绘画作品展，是因为我想通过书法寻觅到一些知音，与他们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找到共鸣。”

伟大的高度，才会有绝对的孤寂。

——吉狄马加《鹰的诞生和死亡》

吉狄马加很骄傲，在他手上催生了青海湖诗歌节，并让这个诗歌节成为全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

吉狄马加有着超乎常人的国际视野。他说，当下的中国诗歌，是世界诗歌版图里最为活跃的一个板块，而诗歌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是一种能真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不同信仰的精神创造。

2001年，吉狄马加在《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发表文章《寻找另一种声音》，记录了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世界级作家和作品。

普希金是吉狄马加的启蒙者，这位俄罗斯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良知给了他强烈的震撼，灌溉了他的诗人梦想。而非洲裔黑人作家和非洲本土黑人作家则给予他最多的心灵共振，改变了他对文学价值的判断。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则为吉狄马加探究彝族历史、神话和传说带来启示。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这部作品就深深触动了吉狄马加。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常与他讨论拉丁美洲文学给彼此带来的新鲜感受，为这些作品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更广阔的全人类的视野感到震撼。

这个名叫吉狄马加的诗人野心勃勃：“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学标杆的制定放在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有了大格局，广泛涉猎给诗歌增添了新厚度。吉狄马加的诗歌褪去青涩，不断拓展表达疆域，除了反复提到家乡的土地，彝族的同胞外，也逐步深化了他的人文情怀与世界主题。诗人西川说：“对吉狄马加来说，家乡和远方毗邻而在。”

吉狄马加的视野是宽广的。本次大展策展人、画家杨臣旻写道：“拿起画笔的吉狄马加是立体的，他作品的色彩变得更加神秘和深沉；他艺术精神的密度及其高度，得到了充分的扩张；他情感的强度在书写和诗歌中得以交织；他核心意象的词语在色与线与不可知的断句中舞蹈。他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忧心，为其艺术确立了一个新的高地。”

1

1 黑夜里我是北斗七星，白天又回到了部族的土地。幸运让我抓住了燃烧的松明，你看我把生和死都已照亮。我握住了语言的盐，犹如触电。

——吉狄马加《不朽者》

身份

彝族盛产诗人和歌手。

中国有56个民族，彝族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本民族语言的民族之一，彝文还是一种与汉字同源的古老文字。《梅葛》《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查姆》被称作彝族四大史诗，像这样的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彝族有很多很多。不仅如此，彝族还有很多抒情长诗，其数量之众，世界罕见。

在彝族古老的谚语中，诗歌被称为“语言中的盐巴”。吉狄马加说，彝族人对于诗歌的尊崇和热爱是与生俱来的。的确如此，诗歌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彝族的先辈几乎都是用用它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吉狄马加整日里在彝族浓厚的诗歌文化中耳濡目染，诗歌浸润了他的灵魂和思想，弥漫在他的意识深处。吉狄马加说，“故乡就是源头，不仅是我们身份的源头，也是诗意栖居的地方。”

吉狄马加曾说过自己写诗的无数理由，其中有三条令人难以忘怀：

“我写诗，是因为我在九岁时，由于不懂事打了我的妹妹，现在想起来还异常惭愧。”

“我写诗，是因为希望它具有彝族人的感情和色彩，同时又希望它属于大家。”

“我写诗，是因为我只要听见故乡的歌谣，就会两眼含满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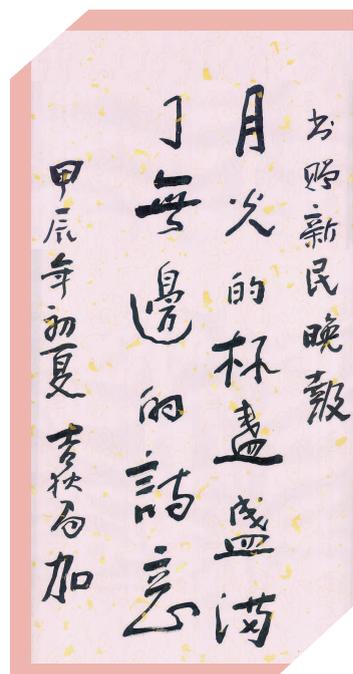
1978年，17岁的吉狄马加走出大凉山，去了成都，在西南民族学院读中文系。“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吉狄马加说，“我开始思考人的生存状况，思考我们的国家、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进行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创造。”

吉狄马加写了很多诗，198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初恋的歌》，获得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这一奖项后来演变成了鲁迅文学奖。那年吉狄马加25岁，与同时获奖的有诗人绿原等。之后便是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最高奖。

这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青年，因其诗中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独属于彝人的丰富感情和色彩，引起众人的关注。吉狄马加，可谓年少成名。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100周年。是年8月，吉狄马加前往英国，获颁了剑桥大学“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在获奖致词中，吉狄马加提到了自己故乡的金沙江。他说在彝语中金沙江被称为“阿合诺依”，意思是黑色幽深的河流。“这条伟大的河流，它蜿蜒流淌在高山峡谷之间，就像我们民族英勇不屈的灵魂，它发出的经久不息的声音，其实就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凝聚而成的合唱。朋友们，而我的诗歌，只不过是这一动人的合唱中一个小小的音符，而我作为一个诗人，也只是这个合唱团中一个真挚的歌手。”

此时，吉狄马加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年轻的诗人，双脚站在大凉山的土地上，温柔的目光却已投向整个世界。



2 温度

3 视野



吉狄马加作品

扫码看视频

